



远离罪恶

〔美〕米格罗恩·G·埃伯哈特著
王英英译

华夏出版社



远离罪恶

〈美〉米格罗恩·G·埃伯哈特著

王英英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Speak No Evil
BY MIGNON G. EBERHART

根据加拿大Macmillan Company Ltd.1941年版

远 离 罪 恶

〔美〕米格罗恩·G·埃伯哈特 著

王英英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5千字

1988年8月第2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册

ISBN 7-80053-094-9/I·039

定价：1.45元

本书简介

《远离罪恶》——这是美国畅销小说作家米格罗恩·G·埃伯哈特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爱情侦破小说。

在这部笼罩着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小说里，命运安排了几个人物走向死亡；同时还安排了另几个人物蒙上绞刑架的阴影。

在牙买加美丽的热带岛屿，蒙太哥海湾的一片房地产上，座落着一所别墅，伊丽莎白·达金、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她嫁给了一个家财万贯的嗜酒狂人，而且当他被枪杀时，她正准备出逃。凶杀嫌疑即刻落到了她的头上。被牵扯进这纷繁的家庭事务之中的，还有另几个人：戴克·桑德森，达金的侄子，伊丽莎白曾与他有过一段恋情；西里尔·柯尔比，一位英籍快艇主人，他也爱着伊丽莎白；达金的前妻，她赶来维护她那份财产，还有露丝

·莱丁顿——冷静、大胆，是达金得力的业务助理，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检查官弗里克，伊丽莎白是犯有谋杀罪的唯一人选。

还有一个刻有三个猴子的小吉祥物，它蕴含着这样一句格言：“远离罪恶”。它就在死者身旁的书桌上，随后又神秘地失踪了。

谋杀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别墅，凶手似乎就生活在他们中间……

作者埃伯哈特夫人惯于布设神秘，同时，她还善于运用色彩丰富的背景。而在这部带有极大倾向性的侦探小说里，作者运用迷魂阵式的布局，使故事惊心动魄，而那弥漫在整个故事中的天鹅绒般的夜色和那从海湾漂来的阵阵迷雾，更给蔓生的恐怖和暴行投下了一层阴暗的帷幕。这也是迄今为止作者最成功的一部小说。

1

罗伯特·达金被谋杀了，手段残忍而无情。实际上，这是一桩缓慢发展的事件，正象一株有毒的植物，连同它的根，在多年内缓慢地伸延。然而，对于他那年轻的妻子——伊丽莎白·达金来说，它却是突然而意外的。

它的导火线竟是以下几桩事件。

第一桩事件就是戴克寄来的一封信。

“我亲爱的，”信一开始就写道，“不要忙着请律师，再留点时间让他、让你自己、也让我考虑考虑。”

伊丽莎白读着信，这似乎无止无境的两年在她脑子里一闪而过。“再留点时间？”她把信凑到灯光下，因为卧室里已是黄昏时分了。

“自从我们在圣摩里兹相识以后，时间似乎过得并不长。想起来也觉得荒唐，一件区区小事竟能使我们分手。不过，紧接着我就得知——你嫁给了他。伊丽莎白，我想要你等一等——在这段时间里不要采取行动，也不要说什么话。自从认识你以后，这两年里我丝毫没变。谢谢你给我写了这封信，但要再忍耐一会儿。你的信（原谅我，亲爱的）有点歇斯底里。勿草到此，余言后叙，我最亲爱的。”以下是戴克的署名，再下面是一段附言。

“好生毁掉它，不得落入鲍勃叔之手。”

她把这封信又仔细读了一遍。它是随午班邮件从英国转

寄而来的，从她写了给戴克的那封信，到今天为止，几乎过去了六个星期。她把信放进她那灰绸睡裤的口袋里，穿过敞开的法兰西门廊，走到了阳台上。

当太阳落到了视野之外，海水呈现出紫色时，便是热带最凉爽而宁静的时刻。伊丽莎白走近挂有葡萄的栏杆，把身子倚在栏杆上，双手托住了下颌。这座大而显得慵散的别墅座落在花园的中央，肥硕的棕榈树和黄色的石头围墙耸现在蒙太哥海湾的山坡上。所以，从阳台上便可以看到整个蒙太哥海湾小城的古老的平面图。白色和粉红色的灰幔与那灰色的石头十分和谐地混成一体；还有那深深的海湾曲线，小小的波哥群岛犹如一枚枚镶嵌在杯子里的色泽浓绿的绿宝石。此外便是那无尽的大海和蓝天。在阳光下还是金光点点的大海、陆地，此刻，在黄昏的夕辉里，都变成了紫色，阴沉而又神秘地把自己消溶在紫色的暮光里。

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那模糊的海岸线。伊丽莎白一边听，一边思索着她刚才收到的这封信，思索着她写过的那封信。戴克的信就是对那封信的一个答复。他已经说了，那封信有点歇斯底里，也许是这样，因为它写在那样一种时刻，那时，某种类似于恐怖的感觉——一种从深深潜伏的领悟力中立刻蹦出来的奇怪的感觉左右了她，对她来说这种感觉最近已是司空见惯的了。那是一封神魂颠倒、仓促而就的短信。那些胡乱写下的字句她简直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她告诉过戴克：她的婚姻不得不结束；她对罗伯特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罗伯特本人也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全是一场可怕的误会，为此，她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戴克的回信就在眼前，正如他说的，写得很匆忙。不过

他说得很明确，他没有变，就是说——他仍然爱她。

一颗柠檬色的星显露了出来，照耀在那紫色的海面上；她看着这颗星，暗自思忖着。

她嫁给了罗伯特·达金少校，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男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嗜酒狂人（结婚的时候，她当然不知道这一点，此刻，她不无惊讶地认识到了自己那孩子气的轻信），这场婚姻是恐怖而又令人心碎的。她感到奇怪，正是在这两年里，当她回忆起戴克的欢愉，回忆起他的青春时，特别是当这一切因俩人相距的时间和空间而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美好的时候，她爱上了他。她一定是爱上了他，否则她就不会在烦恼之中想起他，并且求助于他。

戴克，她对着昏暗的晴空，努力召唤着他的面容，他的微笑，他那多情的黑眼睛，他脸颊上那瘦瘦的轮廓，然而，这几个月来还是头一次，她的努力失败了。

从敞开的法兰西门廊的另一头，她的卧室里，传来了一种声响。罗伯特？她回过头来，迅速而又谨慎地，处于戒备状态。

当她与罗伯特面对面的时候，当她陪着他公开露面时，她还能够掩藏起这种谨慎，还能够维持住她们选定的地位，这地位是她从一开始就防御而本能地选定的，这就是做一个被爱的、受尊重的妻子。

她不理解为什么（一边听着从她卧室里传来的声音），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就看不透她与罗伯特之间这层薄而险的面具？比如说，查利·霍斯，他是罗伯特的秘书，他住在这所府邸里，间或也随他们一道出门旅行，他的所见所闻太多了。他了解罗伯特。

接着她突然想到：查利也很害怕。她意识到她知道这一

点已有很长时间了。他有一张苍白、愁闷的脸，每当罗伯特叫他时，他那窄窄的双肩就缩成一团。他还总是神经质地东跑西颠，行色匆匆地去执行罗伯特的哪怕是最小的吩咐。是的，查利的感觉和她一样。特别是自从他们一个月前从英国出乎意料地赶回牙买加以来。罗伯特在牙买加购置这所府邸已有多年，他独自守着一片糖业种植园的股权。对伊丽莎白来说，这所府邸陌生、宽大、荒凉，仆人们被隔绝，在他们自己住的那一头，只剩下她本人和查利来对付罗伯特。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罗伯特在卧室里突然专横地叫了起来：“伊丽莎白！伊丽莎白！”

她不由自主地奔向法兰西门廊，机械地应声回答道：“是，罗伯特，什么事？我来了。”她听见自己的语气里夹杂着某种恐惧，简直和查利·霍斯的一模一样。

罗伯特·达金站在房中央，耸立在那里，呆呆地盯着她，目光中还含有恼怒。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骨骼粗大而笨重，松垂的皮肤下有着仍然强健的肌肉。他生着突出的、可怕的下巴，轮廓鲜明的鹰钩鼻，还有一对充血的、神经质的蓝眼睛。他曾经英俊而壮实，即使现在，穿上夜礼服，振作一两个小时，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温文有礼，外貌悦人，镇定自若，只要晚餐或桥牌持续的时间不太长久。

两年前，她嫁给他时，只看到了他的这一面。

此时，她焦虑地注视着他。

他半晌没说话，只是站立着，两手插在薄绸的晨衣口袋里，两腿有点站立不稳，两条黑眉毛冲她拧起，这眉毛跟他那灰白的头发一样，又多又浓。这时，他一只手掠过他那变化无常的、发紫的嘴，从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向她伸了过来。

面对他那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的躯体，她尽量不往后退。

“我给你弄了些漂亮玩意来，”他说道，“这可是你以前没戴过的。”他把一串宝石扔到她身旁的桌上，扔得那么随便，仿佛扔的是些石弹子。

“查尔米安的。”他说道，一边轻声笑了起来。

她瞧着这些东西，屏住了呼吸。“可是这——这太豪华了！”

“的确如此。她花了多年的时间去收集它们。”他又轻声笑了笑，“看看这条项链。”

“可我……”

“看吧，用手指接住它。我不想告诉你我为它花了多少钱。你喜欢它吗？”

他生硬地把项链塞给她，她只得用手指托住了它。它的豪华几乎使她震惊。一些酷似露珠的钻石错落有致地点缀着一颗颗绿宝石（不是配得上而是道道地地的绿宝石。）

“它——很美。”

“来，把它给我。”

他从她手指上拿起这串宝石，推开她颈脖处那考究的黄衣衫，把项琰戴在她的脖子上。他的手颤巍巍地摸索着扣牢了项链。

“让我……”她说道，但他拂开了她的手。

“不，这样……”他把一双笨重的手搭在她的肩上，把她转过面对着

他在房间另一头的一面镜子里，她捕捉住了绿宝石那不可思议的绿光，捕捉住那衬托出她那白晰的肤色完美无瑕的钻石的闪光。这项链与她那身灰便裤和黄上衣相配，简直一点也不谐调。不调和的色彩加上某种模糊的惧怕心理，仿佛这些

冰冷的宝石本身是有生命的，某种神秘而又充满敌意的生命。她伸出手去解下项链，可是他抓住了她的两手。

“不，你戴着很合适，今晚就戴它。”

“今晚？”

“那当然。查尔米安多么喜欢这些绿宝石啊！要知道，她离开我时一定要把它们带走，我不让她带走。她把它们放进了手提包，我又拿了出来。真的，你要戴上它们。你是我的妻子，对吗？”

“不过——今天晚上？”

“为什么不是今天晚上？”

“这——这不合适吧。去和西里尔一道用晚餐？然后去旅馆？罗伯特，我今晚不能戴，人们不会……”

“如果我这样说了，你就得戴。”他伸出放在衣袋里的双手，又有点摇晃起来。这时，她看得出来，他脸色苍白，她熟悉这种奇怪的白垩似的脸色。“那好，我会戴的。”

“好姑娘。”他拍拍她的肩。“穿白缎子的衣裙，只有白缎子——白颜色、白肤皮，才配得上绿宝石，好姑娘。”他又笨拙地拍拍她的下巴，转身向门口走去。

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重病的突发。她的预感是不会错的。这些最初的征兆警告了她，她现在已经辨别得出这样一些微小的征兆了。最初的烦躁，最初的不安，最初这些并不十分古怪的意外之举。

走到门边，他却转过身来：“哦，顺便说一声，”他说，“戴克要来了。”

“戴克！”

“乘坐巴拉圭号轮船，明天就到这里。明天中午到达金

斯顿。”

半晌，她才说出滑到嘴边的唯一的一句话。“你为什么
不早点告诉我？”

达金少校眨眨眼，微微一笑。“早先没想到，”他说。
他笨拙地转过身，沿着走廊走回到他的书房里去。

不一会，书房里便传来了冰碰着玻璃杯的尖利的叮声，
接着就是一阵咕噜声。查利在那里——或者是里奇，那位白
发苍苍的善良的老管家，他熟悉罗伯特和他的生活方式。

最后，她再次掏出戴克的信。信上的日期还是一个以
前。她寄给他的信是航空的，然而，就在他们离开英国之前，就
在罗伯特给他发海底电报，把他们启程和所到的港口通知他
以前，他的复信寄往了英国。信被海关检查员拆开过，她用
手指随意触摸着印在上面的标签。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战争爆发
以来海运的混乱，这封信到得就更加迟了。她再次慢慢地把
信看了一遍。

这一次，她能够在心中把他的面容看得清清楚楚了。他
正在对她甜甜地微笑，这微笑是令人放心的。他正在对她说，
他仍然爱她，要她等待他，相信他。不，他的信中当然没说
这些话。不过他就要来了。



桌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这轻快的响声终于把她唤醒。

晚上，他仍准备和西里尔·柯尔比一道进餐，在他的快艇上，然后就出席在旅馆中举行的战争义卖活动。她得穿戴起来。

这所府邸里没有壁炉——就她所知，眼下整个牙买加都是如此。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戴克的信，再把信放进烟灰盘，一边把身子倚在桌子上，注视着它的燃烧。

对面的一面长镜子里反射出她的身影：金丝色的头发光滑地盘卷在她那娇小的头上，白色的侧影十分清晰，灰色的眼睛被黑黑的眼睫毛深深地遮蔽着，绯红色的嘴形略显悲哀。她脸上的神情果断而有个性，每当幸福的时刻，便会生出美丽的光彩。此时此刻，面对空旷的卧室，冰冷的浅绿色四壁，以及那几扇百叶窗，这张脸显出孤独的、沉思的神情。房里有一排又长又低的书架，还有一张宽大的桃花心木床，床上悬挂着打褶的蚊帐纱。她对这间房是很满意的，因为它不在罗伯特的套房里，和罗伯特本人的那套房间相连接（中间要经过一道小走廊，走廊的一边是她的浴室，另一边是她的化妆室）。

纸头烧完后，她走到铃边按响了铃，然后就等着女仆的到来。不一会，便传来了一些说话声。一种女性的声音，来自达金少校的书房，话说得很轻，接着便咯咯地笑个不停。是玛丽安娜，一点不错。每当这位少校说出一句并不精妙的笑话时，她总是咯咯地笑着走过去。这一次，听起来这笑话还不是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要到达伊丽莎白的套房，必须穿过达金少校的大书房，只要有会，玛丽安娜总是不厌其烦地徘徊不前。可是过了一会，这位女仆便沿着小走廊轻快地跑了起来。她长得小巧玲珑，穿着一身黑制服，围着打褶的白围裙，戴着白帽子，显得很活泼。她是伊丽莎白结婚以后才雇的一个女仆，因而碰巧也是这所府邸里唯一未经查尔米

安雇佣和训练的仆人（所有的仆人都从英国德文郡的家中带来的）。

“太太要穿衣服吗？”

“对。我要穿那件白缎子的。不过先请你给我把这个勾子解下来，好吗？”

从身后的镜子里，她可以看见这姑娘的脸，黝黑、诚挚的脸，两眼被贪欲烧得发亮。“太太，绿宝石！是的，太太。真是精美！当然，有人听说过它的，在厨房里。它们原来属于……”

“谢谢你，玛丽安娜。”

“太太会很美的，”玛丽安娜说道。随着一阵丝绸的窸窣声，她转过身，对着浴室的方向给衣服上装。

美？伊丽莎白思忖着。年轻？这就是他要我的原因吗？

不过，当她最终穿上了白缎子衣裙之后，那白色的缎子奇迹般地裹住了她的胸部和纤腰，银光闪闪的褶层垂向地板，这时，她确实近乎于美丽，仿佛这种美是任随她摆布的一样。

此时，她的头发已按照流行的式样梳了起来，在她头上高高挽起的发卷突出了她那高尔曼家族的容貌。她的面容组合得非常纤巧，非常雅致，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她的言谈举止还不失端庄和有教养。

“谢谢，玛丽安娜。”她收拾起她那镶有宝石的晚会小提包，戴上手套。“你想睡就睡，不用等我。晚安。”

她已经走到了门边，玛丽安娜跟在她后面，帮她展开那深红色雪纺绸长大氅的荷叶边的涡卷，这时，她俩同时想起了那些绿宝石，又转了回来。绿宝石钻链再一次冰凉而又有点不吉祥地套在了她的颈脖了——这感觉很荒唐。两枚绿宝

石戒指也沉重地套在她的手指上，绿宝石手镯沉沉地坠在她的手腕上。

她从镜边一回头，罗伯特·达金正好又站在门口。他也装扮完毕。准备动身了。他穿着一件没有燕尾的白色晚礼服，显得沉着而又有生气。出于一时的雅兴，他赞赏地微笑着，

“好。”接着他就迎上前来，缠绵地、审慎地打量伊丽莎白，然后伸出手，拧了拧玛丽安娜的耳朵，这才从女仆手中接过大簪，用它围住了伊丽莎白，一边围一边还吻了吻她的肩。

当他们经过楼下那宽敞的大厅时，查利·霍斯从图书室的门洞里探出他那张苍白的脸，把他们盯了一眼，又立即掉开了视线。里奇——那位管家，打开了大门，两眼暗中老练地注视着主人的脸。奇怪，偶然间她会产生一种印象，这位管家同情她，还会帮助她的。查利却把所有的同情心都留给了他自己。

汽车正等待着他们。阿曼德，一个身材矮小、面孔严峻的司机，站在车轮边。当他扶着车门让他们进去时，也把罗伯特焦虑地瞟了一眼。汽车从入口处转过弯，疾驶而去，砾石被压得嘎吱嘎吱地响，长形的别墅连同它那灯火辉煌的窗子，以及那宽阔的、用柱子支撑的花砖台阶，在他们头顶上隐隐闪现，接着就消失了。

驶往蒙太哥海湾的路程并不太长。达金少校将庞大的身躯缩在座椅的一角，他那白色的外衣和衬衣前胸在昏暗中形成一个亮点，象往常一样，他陷入了沉思默想之中。路在糖甘蔗地里盘旋，此时漆黑一片，随着马达的震颤声和甘蔗的沙沙声，这条路朝着海边伸延。她看着窗外那神秘的海天之夜，很想知道在那北方的夜色中，戴克现在在哪里，离古巴有多近——离牙买加有多近。

很奇怪，两年之后，想起戴克——离得这么近。

她试图在心里盘算着，然而她根本就无法盘算。

西里尔的微型摩托艇正等待着他们。她提起了白缎子衣裙的下摆，黑色的水面闪闪发亮，反射出汽艇的灯光，也反射着另外几艘快艇和汽船的锚位灯的光芒。他们登上了小快艇，西里尔站在舷梯顶端亲自迎候着他们。他握住她的双手，轻轻地吻了吻她。

“你今晚简直是光彩照人啊！老天，多美的宝石！喂，少校。”

“喂，西里尔。瞧，我们来了，我的朋友。我们来了。”

“请这边走吧？”

他把他们领进了一个极小的交谊室。

鸡尾酒已上了桌，西里尔象往常一样，是一位谦和而又彬彬有礼的主人，他接过伊丽莎白的大氅，把罗伯特·达金安顿好，斟满了鸡尾酒，又叫了一些鱼子酱。

他们是他们在牙买加的少数几个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事实上，是和达金一家从英国同船来到牙买加的。他是英国人，大约四十岁，生着亚麻色的头发，性情恬静，待人接物有些腼腆，然而却非常令人愉快。他当过军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那沉静而教养有素的脸上才会流露出一种相当微妙的表情。在离蒙太哥海湾几英里的地方，弗尔毛斯附近，他继承了一笔不太多但却非常惬意的财产，并在应召之前买下了他的快艇。然而，他却在德文郡一所靠海的小型别墅里度过了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离伊丽莎白和罗伯特·达金的府邸也不远，而且在牙买加，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与罗伯特·达金、进而与伊丽莎白有了更为密切的

往来。最终，简直结成了亲密的伙伴。他是典型的英国人，如果说他那种令人愉快的、几乎是温厚的性情中蕴含着某种顽强的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是不常显现的。或许他曾经是而且还会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军官。

这是一顿平静的晚餐，食物很简单，但烹调精美，招待周全，席间的谈话轻松而自然。然而，罗伯特极少开口。晚餐快要结束时，他突然提起了戴克。

“戴克，”他说，“明天就要来了。坐巴拉圭号到达。”

“戴克？”西里尔说，抬起了他那沙色的眉毛。

“哦，对了，戴克·桑德森。是你的侄子，对吗？”

“堂兄的儿子。眼下我还只知道这么一个亲戚。这孩子不错，事实上，在我儿子死了以后，代替了我的儿子。戴克需要吃点苦头，而不是别的。不过他很顺利，他会发迹的。”

“孩子？他不是主管着你在美国的石油业吗？”

“让我想想。戴克想必有三十岁左右。比我儿子大一些，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死的时候——六年前。淹死的——是十六岁，你不是知道吗？对，戴克是大一些，可以当负责人了。当然，那是我的机构，他捅不了多大的漏子。我还保持着与他的业务联系。”

西里尔说道：“我曾听你提起过他，那还是他在这里的时候。”

“两年了。如果不是为了氦的事，他现在还不会来。”

“氦？”一丝觉察不出的阴冷的神情，顷刻间爬上了西里尔的脸颊，使人为之战栗——无形中，他又变成了一个军人。

一阵明显的停顿之后，罗伯特·达金答道：“嗯，对。当然，它要完全置于政府的租约之下。”